

【國文科高一寒假作業】附件一

劉姥姥第一次進榮國府

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

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，人口雖不多，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，雖事不多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亂麻一般，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。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，恰好忽從千裡之外，芥莛之微，小小一個人家，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，這日正往榮府中來，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，倒還是頭緒。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，又與榮府有甚瓜葛？且聽細講。

方才所說的這小小之家，乃本地人氏，姓王，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，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。因貪王家的勢利，便連了宗認作侄兒。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，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，餘者皆不認識。目今其祖已故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名喚王成，因家業蕭條，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。王成新近亦因病故，只有其子，小名狗兒。狗兒亦生一子，小名板兒，嫡妻劉氏，又生一女，名喚青兒。一家四口，仍以務農為業。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，劉氏又操井臼等事，青、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，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。這劉姥姥乃是個積年的老寡婦，膝下又無兒女，只靠兩畝薄田度日。今者女婿接來養活，豈不願意，遂一心一計，幫趁著女兒、女婿過活起來。

因這年秋盡冬初，天氣冷將上來，家中冬事未辦，狗兒未免心中煩慮，吃了幾杯悶酒，在家閒尋氣惱，劉氏也不敢頂撞。因此劉姥姥看不過，乃勸道：「姑爺，你別嗔著我多嘴。咱們村莊人，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，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。你皆因年小的時候，托著你那老家之福，吃喝慣了，如今所以把持不住。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，沒了錢就瞎生氣，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呢！如今咱們雖離城住著，終是天子腳下。這長安城中，遍地都是錢，只可惜沒人會去拿去罷了。在家跳躑躅會子也不中用。」狗兒聽說，便急道：「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，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誰叫你偷去呢？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，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？」狗兒冷笑道：「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！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、作官的朋友，有什麼法子可想的？便有，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！」

劉姥姥道：「這倒不然。『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』咱們謀到了，看菩薩的保佑，有些機會，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。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，二十年前，他們看承你們還好；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，不肯去親近他，故疏遠起來。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。他們家的二小姐著實爽快，會待人，倒不拿大。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得說，如今上了年紀，越發憐貧恤老，最愛齋僧敬道，捨米捨錢的。如今王府雖升了邊任，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。你何不去走動走動，或者他念舊，有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要是他發一點好心，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！」劉氏一旁接口道：「你老雖說的是，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，怎樣好到他門上去的？先不先，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。沒的去打嘴現世！」

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，聽如此一說，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。又聽他妻子這話，便笑接道：「姥姥既如此說，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，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，先試試風頭再說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噯啣啣！可是說的，『侯門深似海』，我是個什麼東西，他家人又不認得我，我去了也是白去的。」狗兒笑道：「不妨，我教你老人家一個法子：你竟帶了外孫子板兒，先去找陪房周瑞，若見了他，就有些意思了。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件事，我們極好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也知道他的。只是許多時不走動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樣？這也說不得了！你又是個男人，又這樣個嘴臉，自然去不得；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，也難賣頭賣腳的，倒還是捨著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。果然有些好處，大家都有益；便是沒銀子來，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，也不枉我一生。」說畢，大家笑了一回。當晚計議已定。

次日天未明，劉姥姥便起來梳洗了，又將板兒教訓了幾句。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，一無所知，聽見劉姥姥帶他進城逛去，便喜的無不應承。於是劉姥姥帶他進城，找至寧榮街。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，只見簇簇轎馬，劉姥姥便不敢過去，且擰了擰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然後蹭到角門前。只見幾個挺胸疊肚、指手畫腳的人，坐在大板凳上，說東談西呢。劉姥姥只得蹭上來問：「太爺們納福。」眾人打量了他一會，便問「那裡來的？」劉姥姥陪笑道：「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，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。」那些人聽了，都不瞅睬，半日方說道：「你遠遠的在那牆角下等著，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。」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：「不要誤他的事，何苦耍他？」因向劉姥姥道：「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。他在後一帶住著，他娘子卻在家。你要找時，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。」

劉姥姥聽了謝過，遂攜了板兒，繞到後門上。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擔子，也有賣吃的，也有賣頑耍物件的，鬧吵吵三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裡廝鬧。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：「我問哥兒一聲，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？」孩子們道：「那個周大娘？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，還有兩個周奶奶，不知是那一行當的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是太太的陪房周瑞。」孩子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你跟我來。」說著，跳躑躑的引著劉姥姥進了後門，至一院牆邊，指與劉姥姥道：「這就是他家。」又叫道：「周大娘，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，我帶了來了。」

周瑞家的在內聽說，忙迎了出來，問：「是那位？」劉姥姥忙迎上來問道：「好呀，周嫂子！」周瑞家的認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「劉姥姥，你好呀？你說說，能幾年，我就忘了。請家裡來坐罷。」劉姥姥一壁裡走著，一壁笑說道：「你老是貴人多忘事，那裡還記得我們呢？」說著，來至房中。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。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：「你都長這們大了！」又問些別後閒話。又問劉姥姥：「今日還是路過，還是特來的？」劉姥姥便說：「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你，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。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，若不能，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。」

周瑞家的聽了，便已猜著幾分來意。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，其中多得狗兒之力，今見劉姥姥如此而來，心中難卻其意，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。聽如此說，便笑說道：「姥姥你放心。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，豈有個不教你見個真佛去的呢。論理，人來客至回話，卻不與我相干。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：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，閒時只帶著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，我只管跟太太、奶奶們出門的事。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，又拿我當個人，投奔了我來，我就破個例，給你通個信去。但只一件，姥姥有所不知，我們這裡又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，都是

璉二奶奶管家了。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？就是太太的內侄女，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，小名鳳哥的。」劉姥姥聽了，罕問道：「原來是他！怪道呢，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。這等說來，我今兒還得見他了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自然的。如今太太事多心煩，有客來了，略可推得去的就推過去了，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。今兒寧可不會太太，倒要見他一面，才不枉這裡來一遭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全仗嫂子方便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說那裡話。俗語說的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，害著我什麼。」說著，便叫小丫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，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。小丫頭去了。這裡二人又說些閒話。

劉姥姥因說：「這鳳姑娘今年大還不過二十歲罷了，就這等有本事，當這樣的家，可是難得的。」周瑞家的聽了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告訴不得你呢！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，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呢。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，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。再要賭口齒，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。回來你見了就信了。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個。」說著，只見小丫頭回來說：「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了，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。」周瑞家的聽了，連忙起身，催著劉姥姥說：「快走，快走。這一下來他吃飯是個空子，咱們先趕著去。若遲一步，回事的人也多了，難說話。再歇了中覺，越發沒了時候了。」說著一齊下了炕，打掃打掃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隨著周瑞家的，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。

先到了倒廳，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。自己先過了影壁，進了院門，知鳳姐未下來，先找著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。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，又說：「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。當日太太是常會的，今日不可不見，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。等奶奶下來，我細細回明，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。」平兒聽了，便作了主意：「叫他們進來，先在這裡坐著就是了。」周瑞家的聽了，方出去引他兩個進入院來。上了正房臺磯，小丫頭打起猩紅氈簾，才入堂屋，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，竟不辨是何氣味，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。滿屋中之物都耀眼爭光的，使人頭暈目眩。劉姥姥此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。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，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打量了劉姥姥兩眼，只得問個好，讓坐。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，插金帶銀，花容玉貌的，便當是鳳姐兒了。才要稱「姑奶奶」，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「平姑娘」，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稱「周大娘」，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的丫頭了。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，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，小丫頭子斟了茶來吃茶。

劉姥姥只聽見「咯當、咯當」的響聲，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麵的一般，不免東瞧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挂著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，卻不住的亂晃。劉姥姥心中想著：「這是什麼愛物兒？有甚用呢？」正呆時，只聽得「當」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磬一般，不防倒唬的一展眼。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。方欲問時，只見小丫頭子們齊亂跑，說：「奶奶下來了。」周瑞家的與平兒忙起身，命劉姥姥「只管等著，是時候我們來請你。」說著，都迎出去了。

劉姥姥屏聲側耳默候。只聽遠遠有人笑聲，約有一二十婦人，衣裙窸窣，漸入堂屋，往那邊屋內去了。又見兩三個婦人，都捧著大漆捧盒，進這邊來等候。聽得那邊說了聲「擺飯」，漸漸的人才散出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。半日鴉雀不聞之後，忽見二人抬了一張炕桌來，放在這邊炕上，桌上碗盤森列，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，不過略動了幾樣。板兒一見了，便吵著要肉吃，劉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。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，招手兒叫他。劉姥姥會意，於是帶了板兒下炕，至堂屋

中，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會，方過這邊屋裡來。

只見門外鑿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紅氈條，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，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，旁邊有雕漆痰盒。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秋板貂鼠昭君套，圍著攢珠勒子，穿著桃紅撒花襖，石青刻絲灰鼠披風，大紅洋縐銀鼠皮裙，粉光脂艷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裡，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，盤內一個小蓋鐘。鳳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頭，只管撥手爐內的灰，慢慢的問道：「怎麼還不請進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抬身要茶時，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呢。這才忙欲起身；猶未起身時，滿面春風的問好，又嗔著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。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，問姑奶奶安。鳳姐忙說：「周姐姐，快攬起來，別拜罷，請坐。我年輕，不大認得，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，不敢稱呼。」周瑞家的忙回道：「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。」鳳姐點頭。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。板兒便躲在背後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親戚們不大走動，都疏遠了。知道的呢，說你們棄厭我們，不肯常來；不知道的那起小人，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。」劉姥姥忙念佛道：「我們家道艱難，走不起，來了這裡，沒的給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話沒的叫人噁心。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，作了窮官兒，誰家有什麼？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。俗語說，『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』呢，何況你我。」說著，又問周瑞家的：「回了太太了沒有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如今等奶奶的示下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罷；得閒兒呢，就回，看怎麼說。」周瑞家的答應著去了。

這裡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吃，剛問些閒話時，就有家下許多媳婦、管事的來回話。平兒回了，鳳姐道：「我這裡陪客呢，晚上再來回。若有很要緊的，你就帶進來現辦。」平兒出去了，一會進來說：「我都問了，沒什麼緊事，我就叫他們散了。」鳳姐點頭。只見周瑞家的回來，向鳳姐道：「太太說了：今日不得閒，二奶奶陪著便是一樣。多謝費心想著。白來逛逛呢便罷；若有甚說的，只管告訴二奶奶，都是一樣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也沒甚說的，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，姑奶奶，也是親戚們的情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沒甚說的便罷，若有話，只管回二奶奶，是和太太一樣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。劉姥姥會意，未語先飛紅的臉，欲待不說，今日又所為何來？只得忍恥說道：「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，卻不該說，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，也少不的說了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：「東府裡的小大爺進來了。」鳳姐忙止劉姥姥：「不必說了。」一面便問：「你蓉大爺在那裡呢？」只聽一路靴子腳響，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材俊俏，輕裘寶帶，美服華冠。劉姥姥此時坐不是，立不是，藏沒處藏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只管坐著，這是我侄兒。」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。

賈蓉笑道：「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孀子，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，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，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。」鳳姐道：「說遲了一日，昨兒已經給了人了。」賈蓉聽著，嘻嘻的笑著，在炕沿上半跪道：「孀子若不借，又說我不會說話了，又挨一頓好打呢。孀子只當可憐侄兒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也沒見你們，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？你們那裡放著那些好東西，只是看不見，偏我的就是好的。」賈蓉笑道：「那裡有這個好呢！只求開恩罷。」鳳姐道：「若碰一點兒，你可仔細你的皮！」因命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，傳幾個妥當人抬去。賈蓉喜的眉開眼笑，說：「我親自帶了人拿去，別由他們亂碰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出去了。

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，便向窗外叫：「蓉哥回來。」外面幾個人接聲說：「蓉大爺快回來。」賈蓉忙復身轉來，垂手侍立，聽何指示。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的神，又笑道：「罷了，你且去罷。晚飯後你來再說罷。這會子有人，我也沒精神了。」賈蓉應了一聲，方慢慢的退去。

這裡劉姥姥心神方定，才又說道：「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，也不為別的，只因他老子、娘在家裡，連吃的都沒有。如今天又冷了，越想沒個派頭兒，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。」說著，又推板兒道：「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？打發咱們作煞事來？只顧吃果子咧。」鳳姐早已明白了，聽他不曾說話，因笑止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知道了。」因問周瑞家的：「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？」劉姥姥忙說道：「一早就往這裡趕咧，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？」鳳姐聽說，忙命：「快傳飯來。」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，擺在東邊屋內，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。鳳姐說道：「周姐姐，好生讓著些兒，我不能陪了。」於是過東邊房裡來。又叫過周瑞家的去，問他：「方才回了太太，說了些什麼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太太說：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，不過因出一姓，當年又與太老爺在一處作官，偶然連了宗的。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。當時他們來一遭，卻也沒空了他們。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，是他的好意思，也不可簡慢了他。便是有什麼說的，叫奶奶裁度著就是了。」鳳姐聽了，說道：「我說呢，既是一家子，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。」

說話時，劉姥姥已吃畢了飯，拉了板兒過來，蹙舌咂嘴的道謝。鳳姐笑道：「且請坐下，聽我告訴你老人家。方才的意思，我已知道了。若論親戚之間，原該不等上門來就該有照應才是。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，太太漸上了年紀，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。況是我近來接著管些事，都不知道這些親戚們。二則外頭看著雖是烈烈轟轟的，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，說與人也未必信罷。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，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，怎好叫你空回去呢。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，我還沒動呢，你若不嫌少，就暫且先拿了去罷。」

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，只當是沒有，心裡便突突的，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，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，說道：「噯，我也是知道艱難的。但俗語說的：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』，憑他怎樣，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！」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止他。鳳姐看見，笑而不睬，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，再拿一吊錢來，都送到劉姥姥的跟前。鳳姐乃道：「這是二十兩銀子，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。若不拿著，就真是怪我了。這錢雇車坐罷。改日無事，只管來逛逛，方是親戚們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也不虛留你們了，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站了起來。

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，拿了銀子錢，隨了周瑞家的來至外面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我的娘啊！你見了他，怎麼倒不會說了？開口就是『你侄兒』。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，便是親侄兒，也要說和軟些。蓉大爺才是他的正經侄兒呢，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一個侄兒來了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的嫂子！我見了他，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，那裡還說的上話來呢。」二人說著，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。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孩子們買果子吃，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，執意不肯。劉姥姥感謝不盡，仍從後門去了。正是：

得意濃時始接濟，受恩深處勝親朋。

劉姥姥第二次進榮國府（第 39、40、41、42 回）

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

平兒答應著，一徑出了園門，來至家內，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。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，坐在那邊屋裡，還有張材家的、周瑞家的陪著，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。眾人見他進來，都忙站起來了。劉姥姥因上次來過，知道平兒的身分，忙跳下地來，問：「姑娘好？」，又說：「家裡都問好。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、看姑娘來的，因為莊家忙。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，瓜果菜蔬也豐盛。這是頭一起摘下來，並沒敢賣呢，留的尖兒，孝敬姑奶奶、姑娘們嘗嘗。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，也吃膩了，吃個野意兒，也算是我們的窮心。」平兒忙道：「多謝費心。」又讓坐，自己也坐了。又讓「張嬸子、周大娘坐。」又令小丫頭子倒茶去。周瑞、張材兩家的因笑道：「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，眼圈兒都紅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可不是！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，不得已喝了兩盅，臉就紅了。」張材家的笑道：「我倒想著要吃呢，又沒人讓我。明兒再有人請姑娘，可帶了我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秤兩個、三個。這麼三大簍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。」周瑞家的又道：「若是上上下下，只怕還不夠！」平兒道：「那裡夠？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。那些散眾的，也有摸得著的，也有摸不著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樣螃蟹，今年就值五分一斤。十斤五錢，五五二兩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。阿彌陀佛！這一頓的錢，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。」

平兒因問：「想是見過奶奶了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見過了，叫我們等著呢。」說著，又往窗外看天氣，說道：「天好早晚了，我們也去罷，別出不去城，才是饑荒呢！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話倒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」說著，一徑去了，半日方來，笑道：「可是你老的福來了，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。」平兒等問：「怎麼樣？」，周瑞家的笑道：「二奶奶在老太太的跟前呢。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，『劉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趕不出城去。』二奶奶說：『大遠的，難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兒再去。』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？——這也罷了，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，問：『劉姥姥是誰？』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說：『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，請了來我見一見。』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？」說著，催劉姥姥下來前去。劉姥姥道：「我這生像兒，怎好見的？好嫂子，你就說我去了罷。」平兒忙道：「你快去罷，不相干的。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，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。想是你怯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」說著，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。

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，都站起來了，又有兩個跑上來，趕著平兒叫「姑娘」。平兒問：「又說什麼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這會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媽病了，等著我去請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討半日假，可使得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倒好，都商議定了，一天一個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纏。前兒住兒去了，二爺偏生叫他，叫不著，我應起來了，還說我作了情。你今兒又來了！」周瑞家的道：「當真的他媽病了，姑娘也替他應著，放了他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明兒一早來。——聽著，我還要使你呢，再睡の日頭曬著屁股再來！你這一去，帶個信兒給旺兒，就說奶奶的話，問著他那剩的利錢。明兒若不交了來，奶奶也不要了，就越性送他使罷。」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。

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，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。劉姥姥進去，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、花枝招展，並不知都係何人。只見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婆婆，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一個丫鬟在那裡捶腿，鳳姐兒站著正說笑。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，忙上來，陪著笑，福了幾福，口裡說：「請老壽星安。」賈母亦欠身問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。那板兒仍是怯人，不知問候。

賈母道：「老親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劉姥姥忙立身答道：「我今年七十五了。」賈母向眾人道：「這麼大年紀了，還這麼健朗。比我大好幾歲呢！我要到這麼大年紀，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。若我們也這樣，那些莊稼活也沒人作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眼睛、牙齒都還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都還好，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聾，記性也沒了。你們這些老親戚，我都不記得了。親戚們來了，我怕人笑我，我都不會，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，睡一覺，悶了時，和這些孫子、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。我們想這麼著也不能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『福』，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賈母又笑道：「我才聽見鳳哥兒說，你帶了好些瓜菜來，叫他快收拾去了，我正想個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。外頭買的，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是野意兒，不過吃個新鮮。依我們，想魚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今兒既認著了親，別空空兒的就去。不嫌我這裡，就住一兩天再去。我們也有個園子，園子裡頭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嘗嘗，帶些家去，你也算看親戚一趟。」

鳳姐兒見賈母喜歡，也忙留道：「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，空屋子還有兩間。你住兩天罷，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，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。他是鄉屯裡的人，老實，那裡擷的住你打趣他。」說著，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。板兒見人多了，又不敢吃。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，叫小麼兒們帶他外頭頑去。劉姥姥吃了茶，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，賈母益發得了趣味。正說著，鳳姐兒便令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。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，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。

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，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。鴛鴦忙令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，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，令給劉姥姥換上。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？忙換了衣裳出來，坐在賈母榻前，又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，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，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。

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卻生來的有些見識，況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個賈母高興，第二見這些哥兒、姐兒們都愛聽，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，每年每日，春夏秋冬，風裡雨裡，那有個坐著的空兒？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！就像去年冬天，接連下了幾天雪，地下壓了三四尺深。我那日起的早，還沒出房門，只聽外頭柴草響。我想著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。我爬著窗戶眼兒一瞧，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。——」賈母道：「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，見現成的柴，抽些烤火去，也是有的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也並不是客人，所以說來奇怪。老壽星當個什麼人？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

的一個小姑娘，梳著溜油光的頭，穿著大紅襖兒，白綾裙子——」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，又說：「不相干的，別唬著老太太。」賈母等聽了，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丫鬟回說：「南院馬棚裡走了水，不相干，已經救下去了。」賈母最膽小的，聽了這個話，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，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。賈母唬的口內念佛，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。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，又回說：「已經救下去了，老太太請進房去罷。」賈母足的正看著火光息了，方領眾人進來。

寶玉且忙著問劉姥姥：「那女孩兒大雪地作什麼抽柴草？倘或凍出病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都是才說抽柴草，惹出火來了，你還問呢！別說這個了，再說別的罷。」寶玉聽說，心內雖不樂，也只得罷了。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，說道：「我們莊子東邊莊上，有個老奶子，今年九十多歲了。他天天吃齋念佛，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，夜裡來託夢說：『你這樣虔心，原來你該絕後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給你個孫子。』原來這老奶子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，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，死了，哭的什麼似的。後果然又養了一個，今年才十三四歲，生的雪團兒一般，聰明伶俐非常。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。」這一夕話，實合了賈母、王夫人的心事，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。

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，因悶悶的心中籌畫。探春因問他：「昨日擾了史大妹妹，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，又還了席，也請老太太賞菊花，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，叫咱們作陪呢。等著吃了老太太的，咱們再請不遲。」探春道：「越往前去越冷了，老太太未必高興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。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，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？咱們雪下吟詩，也更有趣了。」林黛玉忙笑道：「咱們雪下吟詩？依我說，還不如弄一捆柴火，雪下抽柴，還更有趣兒呢！」說著，寶釵等都笑了。寶玉瞅了他一眼，也不答話。

一時散了，背地裡寶玉足的拉了劉姥姥，細問那女孩兒是誰。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：「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，不是神佛，當先有個什麼老爺——」說著，又想名姓。寶玉道：「不拘什麼名姓，你不必想了，只說原故就是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老爺沒有兒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叫茗玉。小姐知書識字，老爺、太太愛如珍寶。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，一病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跌足嘆惜，又問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因為老爺、太太思念不盡，便蓋了這祠堂，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，派了人燒香撥火。如今日久年深的，人也沒了，廟也爛了，那個像就成了精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不是成精，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不是哥兒說，我們都當他成精。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。我才說這抽柴火的，就是他了。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、平了廟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快別如此。若平了廟，罪過不小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幸虧哥兒告訴我，我明兒回去，告訴他們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老太太、太太都是善人，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，最愛修廟塑神的。我明兒做一個疏頭，替你化些布施，你就做香頭，攢了錢，把這廟修蓋，再裝潢了泥像，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，豈不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若這樣，我托那小姐的福，也有幾個錢使了。」

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，來往遠近，坐落何方。劉姥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。寶玉信以為真，回至房中，盤算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便出來給了茗烟幾百錢，按著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，著茗烟去先踏看明白，回來再做主意。

那茗烟去後，寶玉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好容易等到日落，方

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。寶玉忙道：「可有廟了？」茗烟笑道：「爺聽的不明白，叫我好找。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，所以找了一日，找到東北角田埂子上，才有一個破廟。」寶玉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忙說道：「劉姥姥有年紀的人，一時錯記了，也是有的。你且說你見的。」茗烟道：「那廟門卻倒是朝南開，也是稀破的。我找的正沒好氣，一見這個，我說：『可好了！』，連忙進去。一看泥胎，唬的我跑出來了，活似真的一般！」寶玉喜的笑道：「他能變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氣。」茗烟拍手道：「那裡有什麼女孩兒，竟是一位青臉紅鬚的瘟神爺！」寶玉聽了，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才！這點子事也幹不來。」茗烟道：「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，或者聽了誰的混話，信真了，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，怎麼說我沒用呢？」寶玉見他急了，忙撫慰他道：「你別急。改日閒了，你再找去。若是他哄我們呢，自然沒了；若真是有的，你豈不也積了陰騭？我必重重的賞你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：「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。」

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

話說寶玉聽了，忙進來看時，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：「快去吧，立等你說話呢！」寶玉來至上房，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、眾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。寶玉因說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既沒有外客，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，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。也不要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，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，再一個什錦攢心盒子，自斟壺，豈不別致？」賈母聽了，說「很是。」忙命傳與廚房：「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，按著人數，再裝了盒子來。早飯也擺在園裡吃。」商議之間，早又掌燈，一夕無話。

次日清早起來，可喜這日天氣晴朗。李紈侵晨先起，看著老婆子、丫頭們掃那些落葉，並擦抹桌椅，預備茶酒器皿。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、板兒進來，說：「大奶奶倒忙的緊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說你昨兒去不成，只忙著要去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熱鬧一天去。」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，說道：「我們奶奶說了，外頭的高几恐不夠使，不如開了樓，把那收著的拿下來使一天罷。奶奶原該親自來的，因和太太說話呢，請大奶奶開了，帶著人搬罷。」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，又令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。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，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，一張一張往下抬。小廝、老婆子、丫頭一齊動手，抬了二十多張下來。李紈道：「好生著，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，仔細碰了牙子。」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：「姥姥，你也上去瞧瞧。」劉姥姥聽說，巴不得一聲兒，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。進裡面，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、桌椅、大小花燈之類，雖不大認得，只見五彩炫耀，各有奇妙。念了幾聲佛，便下來了。然後鎖上門，一齊才下來。李紈道：「恐怕老太太高興，越性把舡上划子、篙、槳，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。」眾人答應，復又開了，色色的搬了下來。令小廝傳駕娘們到舡塢裡撐出兩隻船來。

正亂著安排，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。李紈忙迎上去，笑道：「老太太高興，倒進來了。我只當還沒梳頭呢，才擷了菊花要送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，裡面盛著各色的折枝菊花。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於鬢上。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，忙笑道：「過來帶花兒。」一語未完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，笑道：「讓我打扮你。」說著，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

的插了一頭。賈母和眾人笑的了不得。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，今兒這樣體面起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雖老了，年輕時也風流，愛個花兒、粉兒的，今兒老風流才好。」

說笑之間，已來至沁芳亭子上。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，鋪在欄桿榻板上。賈母倚柱坐下，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，因問他：「這園子好不好？」劉姥姥念佛說道：「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來買畫兒貼。時常閒了，大家都說：『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。』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，那裡有這個真地方呢。誰知我今兒進這園一瞧，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！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，我帶了家去，給他們見見，死了也得好處。」賈母聽說，便指著惜春笑道：「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，他就會畫。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？」劉姥姥聽了，喜的忙跑過來，拉著惜春說道：「我的姑娘。你這麼大年紀兒，又這麼個好模樣，還有這個能幹，別是神仙托生的罷。」

賈母少歇一回，自然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。先到了瀟湘館。一進門，只見兩邊翠竹夾路，土地下蒼苔布滿，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。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，自己卻趑走土地。琥珀拉著他說道：「姥姥，你上來走，仔細蒼苔滑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我們走熟了的，姑娘們只管走罷。可惜你們的那繡鞋，別沾髒了。」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，不防底下果跣滑了，「咕咚」一跤跌倒。眾人拍手都哈哈的笑起來。賈母笑罵道：「小蹄子們，還不攙起來，只站著笑！」說話時，劉姥姥已爬了起來，自己也笑了，說道：「才說嘴，就打了嘴。」賈母問他：「可扭了腰了不曾？叫丫頭們捶一捶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。那一天不跌兩下子？都要捶起來，還了得呢！」

紫鵲早打起湘簾，賈母等進來坐下。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，奉與賈母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」黛玉聽說，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，請王夫人坐了。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，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，劉姥姥道：「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。」賈母笑指黛玉道：「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。」劉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「這那像個小姐的繡房？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！」

賈母因問：「寶玉怎麼不見？」眾丫頭們答說：「在池子裡舡上呢。」賈母道：「誰又預備下舡了？」李紈忙回說：「才開樓拿几，我恐怕老太太高興，就預備下了。」賈母聽了，方欲說話時，有人回說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賈母等剛站起來，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，一面歸坐，笑道：「今兒老太太高興，這早晚就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，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。」

說笑一會，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舊了，便和王夫人說道：「這個紗新糊上好看，過了後來就不翠了。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，這竹子已是綠的，再拿這綠紗糊上，反不配。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，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昨兒我開庫房，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些匹銀紅蟬翼紗，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，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，顏色又鮮，紗又輕軟，我竟沒見過這樣的。拿了兩匹出來，作兩床綿紗被，想來一定是好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呸！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、不見過，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，明兒還說嘴！」薛姨媽等都笑說：「憑他怎麼經過、見過，如何敢比老太太呢！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，我們也聽聽。」鳳姐兒也笑說：「好祖宗！教給我罷。」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：「那個紗，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！」

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，原也有些像，不知道的，都認作蟬翼紗。正經名字叫作『軟烟羅』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個名兒也好聽。只是我這麼大了，紗羅也見過幾百樣，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能夠活了多大，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西？就說嘴來了。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：一樣雨過天晴，一樣秋香色，一樣松綠的，一樣就是銀紅的，若是做了帳子，糊了窗屨，遠遠的看著，就似煙霧一樣，所以叫作『軟烟羅』。那銀紅的又叫作『霞影紗』。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別說鳳丫頭沒見，連我也沒聽見過。」鳳姐兒一面說，早命人取了一匹來了。賈母說：「可不是這個！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，後來我們拿這個作被、作帳子試試，也竟好。明兒就找出幾匹來，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。」鳳姐答應著。眾人都看了，稱讚不已。劉姥姥也覷著眼看個不了，念佛說道：「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，拿著糊窗子，豈不可惜？」賈母道：「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」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來，向賈母、薛姨媽道：「看我的這襖兒。」賈母、薛姨媽都說：「這也是上好的了，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的——竟比不上這個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個薄片子，還說是上用內造呢，竟連官用的也比不上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再找一找，只怕還有青的。若有時，都拿出來，送這劉親家兩匹，做一個帳子我掛，下剩的添上裡子，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，白收著霉壞了。」鳳姐忙答應了，仍令人送去。

賈母起身笑道：「這屋裡窄，再往別處逛去。」劉姥姥念佛道：「人人都說：『大家子住大房。』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、大櫃、大桌子、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，還高。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。我想並不上房曬東西，預備個梯子作什麼？後來我想起來，定是為開頂櫃收放東西，離了那梯子，怎麼得上去呢？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。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，都不知叫什麼，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！」鳳姐道：「還有好的呢，我都帶你去瞧瞧。」說著，一徑離了瀟湘館。

遠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舡。賈母道：「他們既預備下船，咱們就坐。」一面說著，便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。未至池前，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。鳳姐忙問王夫人：「早飯在那裡擺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問老太太在那裡，就在那裡罷了。」賈母聽說，便回頭說：「你三妹妹那裡就好。你就帶了人擺去，我們從這裡坐了舡去。」鳳姐聽說，便回身同了探春、李紈、鴛鴦、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，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，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。鴛鴦笑道：「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，都有一個篋片相公，拿他取笑兒。咱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篋片了。」李紈是個厚道人，聽了不解。鳳姐兒卻知是說的是劉姥姥了，也笑說道：「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。」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。李紈笑勸道：「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，又不是個小孩兒，還這麼淘氣，仔細老太太說！」鴛鴦笑道：「很不與你相干，有我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母等來了，各自隨便坐下。先著丫鬟端過兩盤茶來，大家吃畢。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，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，故斃人位，按席擺下。賈母因說：「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，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著。」眾人聽說，忙抬了過來。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，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，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席話，又說：「這是我們家的規矩，若錯了，我們就笑話呢。」調停已畢，然後歸坐。

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，不吃，只坐在一邊吃茶。賈母帶著寶玉、湘雲、黛玉、寶釵一桌。王夫人帶著迎春姊妹三個人一桌，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桌。賈母素日吃飯，皆有小丫鬟在旁邊，拿著漱盂、

塵尾、巾帕之物。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，今日鴛鴦偏接過塵尾來拂著。丫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，便躲開讓他。鴛鴦一面侍立，一面悄向劉姥姥說道：「別忘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姑娘放心。」

那劉姥姥入了坐，拿起箸來，沉甸甸的不伏手。——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，單拿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姥姥。劉姥姥見了，說道：「這又爬子比俺那裡鐵鍬還沉，那裡拿的過他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

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，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，裡面盛著兩碗菜。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。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。賈母這邊說聲「請」，劉姥姥便站起身來，高聲說道：「老劉，老劉，食量大似牛，吃個老母豬不抬頭。」自己卻鼓著腮不語。眾人先是發怔，後來一聽，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。湘雲撐不住，一口飯都噴了出來，黛玉笑岔了氣，伏著桌子噯啣；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裡，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「心肝」；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，只說不出話來；薛姨媽也撐不住，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，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；惜春離了座位，拉著他奶母，叫揉一揉腸子。地下的無一個不彎腰屈背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，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，獨有鳳姐、鴛鴦二人撐著，還只管讓劉姥姥。

劉姥姥拿起箸來，只覺不聽使，又說道：「這裡的雞兒也俊，下的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。我且禽攬一個。」眾人方住了笑，聽見這話，又笑起來。賈母笑的眼淚出來，琥珀在後捶著。賈母笑道：「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了！快別信他的話了。」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，要禽攬一個，鳳姐兒笑道：「一兩銀子一個呢，你快嘗嘗罷，那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，那裡夾的起來？滿碗裡鬧了一陣好的，好容易撮起一個來，才伸著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來，滾在地下，忙放下箸子，要親自去撿，早有地下的人撿了出去了。劉姥姥嘆道：「一兩銀子，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。」

眾人已沒心吃飯，都看著他笑。賈母又說：「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，又不請客擺大筵席。都是鳳丫頭支使的，還不換了呢。」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，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，聽如此說，忙收了過去，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。劉姥姥道：「去了金的，又是銀的，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。」鳳姐兒道：「菜裡若有毒，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個菜裡若有毒，俺們那菜都成了砒霜了。那怕毒死了，也要吃盡了。」賈母見他如此有趣，吃的又香甜，把自己的也都端過來與他吃。又命一個老嫗來，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。

一時吃畢，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說閒話。這裡收拾過殘桌，又放了一桌。劉姥姥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，嘆道：「別的罷了，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。怪道說『禮出大家』。」鳳姐兒忙笑道：「你可別多心，才剛不過大家取笑兒。」一言未了，鴛鴦也進來笑道：「姥姥別惱，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？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，可有什麼惱的！你先囑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過大家取個笑兒。我要心裡惱，也就不說了。」鴛鴦便罵人「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。」劉姥姥忙道：「剛才那個嫂子倒了茶來，我吃過了。姑娘也該用飯了。」鳳姐兒便拉鴛鴦：「你坐下和我們吃了罷，省的回來又鬧。」鴛鴦便坐下了。婆子們添上碗箸來，三人吃畢。

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，虧你們也不餓。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。」鴛鴦便問：「今兒剩的菜不少，都那去了？」婆子們道：「都還沒散呢，在這裡等著，一齊散與他們吃。」鴛鴦道：「他們吃不了這些，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他早吃了飯了，不用給他。」鴛鴦道：「他不吃了，餵你們的貓。」婆子聽了，忙揀了兩樣，拿盒子送去。鴛鴦道：「素雲那去了？」李紈道：「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，又找他作什麼。」鴛鴦道：「這就罷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襲人不在這裡，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。」鴛鴦聽說，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，鴛鴦又問婆子們：「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？」婆子道：「想必還得一會子。」鴛鴦道：「催著些兒。」婆子應諾了。

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，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。探春素喜闊朗，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。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，並數十方寶硯，各色筆筒，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；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，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。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幅米襄陽《煙雨圖》，左右掛著一副對聯，乃是顏魯公墨跡，其詞云：

煙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

案上設著大鼎。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，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。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，旁邊掛著小錘。那板兒略熟了些，便要摘那錘子要擊，丫鬟們忙攔住他。他又要佛手吃，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：「頑罷，吃不得的。」東邊便設著臥榻，拔步床上懸著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。板兒又跑過來看，說「這是蝨蝨，這是螞蚱」。劉姥姥忙打了他一巴掌，罵道：「下作黃子，沒乾沒淨的亂鬧。倒叫你進來瞧瞧，就上臉了。」打的板兒哭起來，眾人忙勸解方罷。

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後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，就只細些。」正說話，忽一陣風過，隱隱聽得鼓樂之聲。賈母問：「是誰家娶親呢？這裡臨街倒近。」王夫人等笑回道：「街上的那裡聽的見？這是咱們的那十幾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。」賈母便笑道：「既是他們演，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。他們也逛一逛，咱們可又樂了。」鳳姐聽說，忙命人出去叫來，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，鋪上紅氍毹。賈母道：「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借著水音更好聽。回來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，又寬闊，又聽的近。」眾人都說那裡好。賈母向薛姨媽笑道：「咱們走罷。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著，怕髒了屋子。咱們別沒眼色，正經坐一回子船，喝酒去。」說著，大家起身便走。探春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求著老太太、姨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我的這三丫頭卻好，只有兩個玉兒可惡。——回來吃醉了，咱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。」

說著，眾人都笑了，一齊出來。走不多遠，已到了荇葉渚。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，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，眾人扶了賈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劉姥姥、鴛鴦，玉釧兒上了這一隻，落後李紈也跟上去。鳳姐兒也上去，立在舫頭上，也要撐舫。賈母在艙內道：「這不是頑的，雖不是河裡，也有好深的。你快給我進來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怕什麼！老祖宗只管放心。」說著，便一篙點開。到了池當中，舫小人多，鳳姐只覺亂晃，忙把篙子遞與駕娘，方蹲下了。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，隨後跟來。其餘老嫗嫗、散眾丫鬟俱沿河隨行。寶玉道：「這些破荷葉可恨，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今年這幾日，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，天天逛，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，只喜他這一句：『留得殘荷聽雨聲』。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果然好句！以後咱們就別叫人拔去了。」說著已到了花溼的蘆港之下，覺得陰森透骨，兩灘上衰草殘菱，更助秋情。

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，便問：「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？」眾人道：「是。」賈母忙命攏岸，順著雲步石梯上去，一同進了蘅蕪苑，只覺異香撲鼻。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，都結了實，似珊瑚豆子一般，累垂可愛。及進了房屋，雪洞一般，一色玩器全無，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，瓶中供著數枝菊花，並兩部書，茶壺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，衾褥也十分樸素。賈母嘆道：「這孩子太老實了。你沒有陳設，何妨和你姨娘要些？我也不理論，也沒想到，你們的東西，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。」說著，命鴛鴦去取些骨董來，又嗔著鳳姐兒：「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，這樣小器！」王夫人、鳳姐兒等都笑回說：「他自己不要的。我們原送了來，他都退回去了。」薛姨媽也笑說：「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。」賈母搖頭說：「使不得。雖然他省事，倘或來一個親戚，看著不像；二則年輕的姑娘們，房裡這樣素淨，也忌諱。我們這老婆子，越發該住馬圈去了。你們聽那些書上、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，精緻的還了得呢！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，也不要很離了格兒。有現成的東西，為什麼不擺？若很愛素淨，少幾樣倒使得。我最會收拾屋子的，如今老了，沒有這些閒心了。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，只怕俗氣，有好東西也擺壞了。我看他們還不俗。如今讓我替你收拾，包管又大方又素淨。我的梯己兩件，收到如今，沒給寶玉看見過，——若經了他的眼，也沒了。」說著，叫過鴛鴦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，還有個墨煙凍石鼎，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夠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，把這帳子也換了。」

鴛鴦答應著，笑道：「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，還得慢慢找去，明兒再拿去也罷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明日後日都使得，只別忘了。」說著，坐了一回，方出來，一徑來至綴錦閣下。文官等上來請過安，因問：「演習何曲？」賈母道：「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。」文官等下來，往藕香榭去不提。

這裡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整齊，上面左右兩張榻，榻上都鋪著錦裯蓉蓆，每一榻前有兩張雕漆几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葉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圓的，其式不一。一個上面放著爐瓶，一分攢盒；一個上面空設著，預備放人所喜食物。上面二榻四几，是賈母、薛姨媽；下面一椅兩几，是王夫人的；餘者都是一椅一几。東邊是劉姥姥，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。西邊便是湘雲，第二便是寶釵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挨次下去，寶玉在末。李紈、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，二層紗櫥之外。攢盒式樣，亦隨几之式樣。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，一個十錦瑤瑯杯。

大家坐定，賈母先笑道：「咱們先吃兩杯，今日也行一令，才有意思。」薛姨媽等笑道：「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，我們如何會呢！安心要我們醉了。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，想是厭我老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不是謙，只怕行不上來，倒是笑話了。」王夫人忙笑道：「便說不上來，就便多吃一杯酒，醉了睡覺去，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。」薛姨媽點頭笑道：「依令。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便吃了一杯。

鳳姐兒忙走至當地，笑道：「既行令，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。」眾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，故聽了這話，都說：「很是」。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既在令內，

沒有站著的理。」回頭命小丫頭子：「端一張椅子，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」鴛鴦也半推半就，謝了坐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鍾酒，笑道：「酒令大如軍令，不論尊卑，惟我是主。違了我的話，是要受罰的。」王夫人等都笑道：「一定如此，快些說來。」鴛鴦未開口，劉姥姥便下了席，擺手道：「別這樣捉弄人家！我家去了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」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：「拉上席去！」小丫頭子們也笑著，果然拉入席中。劉姥姥只叫「饒了我罷！」鴛鴦道：「再多言的罰一壺。」劉姥姥方住了聲。

鴛鴦道：「如今我說骨牌副兒，從老太太起，順領說下去，至劉姥姥止。比如我說一副兒，將這三張牌拆開，先說頭一張，次說第二張，再說第三張，說完了，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。無論詩詞歌賦，成語俗話，比上一句，都要叶韻。錯了的罰一杯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個令好，就說出來。」

鴛鴦道：「有了一副了。左邊是張『天』。」賈母道：「頭上有青天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是個『五與六』。」賈母道：「六橋梅花香徹骨。」鴛鴦道：「剩得一張『六與么』。」賈母道：「一輪紅日出雲霄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便是個『蓬頭鬼』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鬼抱住鍾馗腿。」說完，大家笑說：「極妙。」賈母飲了一杯。

鴛鴦又道：「有了一副。左邊是個『大長五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梅花朵朵風前舞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還是個『大五長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十月梅花嶺上香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『二五』是雜七。」薛姨媽道：「織女牛郎會七夕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『二郎游五嶽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世人不及神仙樂。」說完，大家稱賞，飲了酒。

鴛鴦又道：「有了一副。左邊『長么』兩點明。」湘雲道：「雙懸日月照乾坤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『長么』兩點明。」湘雲道：「閒花落地聽無聲。」鴛鴦道：「中間還得『么四』來。」湘雲道：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『櫻桃九熟』。」湘雲道：「御園卻被鳥銜出。」說完，飲了一杯。鴛鴦道：「有了一副。左邊是『長三』。」寶釵道：「雙雙燕子語梁間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是『三長』。」寶釵道：「水荇牽風翠帶長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『三六』九點在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山半落青天外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『鐵鎖練孤舟』。」寶釵道：「處處風波處處愁。」說完，飲畢。

鴛鴦又道：「左邊一個『天』。」黛玉道：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」寶釵聽了，回頭看著他。黛玉只顧怕罰，也不理論。鴛鴦道：「中間『錦屏』顏色俏。」黛玉道：「紗窗也沒有紅娘報。」鴛鴦道：「剩了『二六』八點齊。」黛玉道：「雙瞻玉座引朝儀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『籃子』好採花。」黛玉道：「仙杖香挑芍藥花。」說完，飲了一口。

鴛鴦道：「左邊『四五』成花九。」迎春道：「桃花帶雨濃。」眾人道：「該罰！錯了韻，而且又不像。」迎春笑著，飲了一口。

原是鳳姐兒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，故意都令說錯，都罰了。至王夫人，鴛鴦代說了個，下便該劉姥姥。劉姥姥道：「我們莊家人閒了，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，但不如說的這麼好聽。少不得我也試一試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容易說的。你只管說，不相干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左邊『四四』是

個人。」劉姥姥聽了，想了半日，說道：「是個莊家人罷。」眾人哄堂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說的好，就是這樣說。」劉姥姥也笑道：「我們莊家人，不過是現成的本色，眾位別笑。」鴛鴦道：「中間『三四』綠配紅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大火燒了毛毛蟲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是有的，還說你的本色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『么四』真好看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一個蘿蔔一頭蒜。」眾人又笑了。鴛鴦笑道：「湊成便是一枝花。」劉姥姥兩隻手比著，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眾人大笑起來。只聽外面亂嚷——

第四十一回 櫛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

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眾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逗趣，笑道：「實告訴罷，我的手腳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瓷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子來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無礙。」眾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瓷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心下戰戰道：「我方才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村莊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也都見過，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。——喔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誑我多喝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鳳姐乃命豐兒：「到前面裡間屋，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，取來。」豐兒聽了，答應才要去，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。況且你才說是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十個，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，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裡的杯子兩個大，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、樹木、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，怎麼這樣多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個杯，沒有喝一個的理。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尋了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」劉姥姥唬的忙道：「這個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！」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著，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。」說的眾人又笑起來。

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姥姥兩手捧著喝。賈母、薛姨媽都道：「慢些，不要噎了。」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了菜。鳳姐笑道：「姥姥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揀了餵你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知什麼名兒！樣樣都是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把茄蕪揀些餵他。」鳳姐兒聽說，依言揀些茄蕪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別哄我了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！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姥姥詫異道：「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餵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內。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著吃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。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削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、新筍、蘑菇、五香腐干、各色乾果子，俱切成釘子，用雞湯煨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裡封嚴，要吃時拿出來，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。」劉姥姥聽了，搖頭吐舌說道：「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只雞

來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！」一面說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。鳳姐笑道：「還是不足興，再吃一杯罷。」劉姥姥忙道：「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！我因為愛這樣範，虧他怎麼作了！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吃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？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，困了枕著他睡，乏了靠著他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，眼睛裡天天見他，耳朵裡天天聽他，口兒裡天天講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，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著了。我掂著這杯體重，斷乎不是楊木，這一定是黃松的。」眾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

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：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會子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倒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復又斟上，才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坐，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，眾人皆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立起來，賈母忙命李，鳳二人接過壺來：「讓你姨媽坐了，大家才便。」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著實有趣。」說著，擎杯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、寶釵道：「你姐妹兩個也喝一杯。你妹妹雖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」說著，自己已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乾了。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劉姥姥的樣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。」眾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出席笑道：「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」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著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著劉姥姥散悶，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姥姥一一的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「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」眾人不解，因問：「什麼雀兒變俊了、會講話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裡黑老鴿子，怎麼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！」眾人聽了，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只見丫鬟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「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。——也罷，就拿了這裡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」丫鬟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：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樣是松穰鵝油卷，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，……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兒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蟹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皺眉說：「這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！」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，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嘗了一嘗，剩的半個遞與丫鬟了。劉姥姥因見那小麵果子都玲瓏剔透，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「我們那裡最巧的姐兒們，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眾人都笑了。賈母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罈子。你先趁熱吃這個罷。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；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作的小巧，不顯盤堆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，並一個攢盒，與文官等吃去。

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玩的，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才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著些果子吃，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球踢著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，賈母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，沒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裡讓，賈母道：「我們才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裡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裡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喝一杯就去了。」妙玉聽了，忙去烹了茶來。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裡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，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「我不吃六安茶。」妙玉笑說：「知道。這是『老君眉』。」賈母接了，又問是什麼水。妙玉笑回「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」賈母便吃了半盞，便笑著遞與劉姥姥，說：「你嘗嘗這個茶。」劉姥姥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」賈母眾人都笑起來。然後眾人都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，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二人坐在耳房內，寶釵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扇滾了水，另泡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偏你們吃梯己茶呢。」二人都笑道：「你又趕了來嘗茶吃！這裡並沒你的。」

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。妙玉忙命：「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」寶玉會意，知為劉姥姥吃了，他嫌髒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：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著「瓠犀盞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晉王愷珍玩」，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」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盞，遞與寶釵。那一只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著「點犀盞」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：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」妙玉道：「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俗說『隨鄉入鄉』，到了你這裡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。」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只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，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」寶玉喜的忙道：「吃的了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糟踏。豈不聞『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驢了』。你吃這一海，便成什麼？」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浮無比，賞讚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給你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的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是了。」妙玉聽了，方說：「這話明白。」

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嘗不出來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——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？如何吃得！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。

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茶杯雖然髒了，白撻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」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，若我使過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給你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自然如此，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去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公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，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著，便袖著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著，說：「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，鳳姐、李紈和眾丫鬢婆子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眾丫鬢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著，隨便歪在方才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他捶著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裡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說著，也歪著睡著了。

寶玉、湘雲等看著丫鬢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著樹的，也有傍著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著劉姥姥各處去逛，眾人都趕著取笑。一時來至「省親別墅」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「噯呀！這裡還有個大廟呢！」說著，便爬下磕頭。眾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「笑什麼？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四字？」眾人笑的拍手打腳，還要拿他取笑。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著一個小丫頭，要了兩張紙，就解衣。眾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「這裡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禁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眩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，樓台房舍，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裡去的了，只得認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著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，劉姥姥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裡也有扁豆架子。」一面想，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裡面碧瀾清水流往那邊去了，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。劉姥姥便度石過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，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一房門。於是進了房門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了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，要我碰頭碰到這裡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，「咕咚」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「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掛著蔥綠撒花軟簾。

劉姥姥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，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踩的磚，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，找門出去，那裡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，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忙問道：「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。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」他親家只是笑，不還言。劉姥姥笑道：「你好沒見世面，見這園裡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。」他親家也不答。便心下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罷。」說畢，伸手一摸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「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。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訊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邁步出來，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後合的，朦朧著兩眼，一歪身，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說眾人等他不見，板兒見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別是掉在茅廁裡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」因命兩個婆子去找，回來說：「沒有。」眾人各處搜尋不見。襲人戮其道路：「是他醉了迷了路，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，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；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繞出去還好，若繞不出去，可夠他繞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回來，進了怡紅院，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房子裡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

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鼾齣如雷。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，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。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見了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「姑娘，我失錯了！並沒弄髒了床帳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揮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須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」劉姥姥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們房中，命他坐了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個盹兒。」劉姥姥答應：「知道。」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？這樣精緻！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。」襲人微微笑道：「這個麼——是寶二爺的臥室！」那劉姥姥嚇的不敢作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眾人，只說：「他在草地下睡著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」眾人都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不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姊妹方復進園來。要知端的——

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

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，吃過飯，大家散出，都無別話。

且說劉姥姥帶著板兒，先來見鳳姐兒，說：「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住了兩三天，日子卻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聽見過的，都經驗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裡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貧惜老，照看我。我這一回去後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別喜歡。都是為你，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，睡著說不好過；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，在那裡發熱呢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忙嘆道：「老太太有年紀的人，不慣十分勞乏的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從來沒像昨兒高興。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回來了。昨兒因為你在這裡，要叫你逛逛，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為找我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裡吃了，就發起熱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，生地方兒，小人兒家原不該去。比不得我們的孩子，會走了，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？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，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，眼睛又淨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，給他瞧瞧崇書本子，仔細撞客著了。」一語提醒了鳳姐兒，便叫平兒拿出《玉匣記》，著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回念道：「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。用五色紙錢四十張，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。」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著兩個人來，一個與賈母送崇，一個與大姐兒送崇。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的多。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，也不知是個什麼原故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也有的事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曲，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，也禁不起。以後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也有理。——我想起來，他還沒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。一則借借你的壽；二則你們是莊家人，不怕你惱，到底貧苦些，你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他。」劉姥姥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知他幾時生的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」劉姥姥忙笑道：「這個正好，就叫他是『巧姐兒』。這叫作『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』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，他必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難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卻從這『巧』字上來。」

鳳姐兒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道謝，又笑道：「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。」說著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「明兒咱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閒兒。你這空兒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」劉姥姥忙說：「不敢多破費了。已經遭擾了幾日，又拿著走，越發心裡不安起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不過隨常的東西。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帶了去，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」只見平兒走來說：「姥姥過這邊瞧瞧。」

劉姥姥忙趕了平兒到那邊屋裡，只見堆著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著，說道：「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子月白紗作裡子。這是兩個繭綢，作襖兒、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裡是兩匹綢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，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你沒吃過的，拿去擺碟子請客，比你們買的強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果子來的，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難得的；這一條裡頭是園子裡果子和各樣乾果子。這一包是八兩銀子——這都是我們奶奶的。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，共是一百兩，是太太給的，叫你拿去或者作個小本買賣，或者置幾畝地，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。」說著，又悄悄笑道：「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衣裳雖是舊的，我也沒大狠穿，你要棄嫌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平兒說一樣，劉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經念了幾千聲佛了；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念佛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？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！我便有銀子，也沒處去買這樣的呢。只是我怪

臊的，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休說外話，咱們都是自己，我才這樣。你放心收了罷，我還和你要東西呢，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——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——就算了；別的一概不要，別罔費了心。」劉姥姥千恩萬謝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只管睡你的去。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裡，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雇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的。」

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，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，過賈母這一邊睡了一夜，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。因賈母欠安，眾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，婆子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老嫗嫗請賈母進慢子去坐。賈母道：「我也老了，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？還怕他不成？不要放慢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」眾婆子聽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便命人請。

一時只見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階，跟著賈珍到了臺階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；又見寶玉迎接出來。只見賈母穿著青縐綢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，都拿著蠅帚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個老嫗嫗雁翅擺在兩旁；碧紗櫥後，隱隱約約，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插金的人。王太醫也不敢抬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

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：「供奉好？」因問賈珍：「這位供奉貴姓？」賈珍等忙回：「姓王」。賈母笑道：「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，好脈息。」王太醫忙躬身低頭，含笑回說：「那是晚晚生家叔祖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也算是世交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。老嫗嫗端著一張小杌子，連忙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醫便盤著一條腿兒坐下，歪著頭診了半日，又診了那隻手，忙欠身低頭退出。賈母笑說：「勞動了——珍兒，讓出去好生看茶。」

賈珍、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復領王太醫出到外書房中。王太醫說：「太夫人並無別症，偶感了些風寒，究竟不用吃藥，不過略清淡些，常暖著點兒就好了。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，若老人家愛吃，便按方煎一劑吃；若懶怠吃，也就罷了。」說著，吃過茶，寫了方子。剛要告辭，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，笑說：「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。」王太醫聽說，忙起身，就奶子懷中，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，右手診了一診，又摸了一摸頭，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，笑道：「我要說了，姐兒該罵我了，只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藥，我送點丸藥來，臨睡，用薑湯研開，吃下去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告辭而去。賈珍等拿了藥方來，回明賈母原故，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王夫人和李紈、鳳姐兒、寶釵姊妹等，見大夫出去，方從櫥後出來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

劉姥姥見無事，方上來和賈母告辭。賈母說：「閒了再來。」又命鴛鴦來：「好生打發劉姥姥出去——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」劉姥姥道了謝，又做辭，方同鴛鴦出來。到了下房，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眾人孝敬的，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，收著也可惜，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。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了去，或送人，或是自己家

裡穿罷。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果子。這包兒裡頭是你前兒說的藥，——梅花點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絡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——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，總包在裡頭了。這是兩個荷包，帶著頑罷。」說著，便抽開繫子，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給他瞧，又笑道：「荷包你拿去，這個留下給我罷。」

劉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幾千聲佛，聽鴛鴦如此說，便忙說道：「姑娘只管留下罷。」鴛鴦見他信以為真，笑著仍與他裝上，笑道：「哄你頑呢！我有好些呢。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。」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拿著個成窯鍾子來遞與劉姥姥，說：「這是寶二爺給你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我那一世修來的，今兒這樣！」說著，便接過來。鴛鴦道：「前兒我叫你洗澡，換的衣裳是我的；你不棄嫌，我還有幾件，也送你罷。」

劉姥姥又忙道謝。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，與他包好。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眾姊妹、王夫人等去，鴛鴦道：「不用去了。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，回來我替你說罷。閒了再來。」又命了一個老婆子，吩咐他：「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，幫著姥姥拿了東西送出去。」婆子答應了，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兒那邊，一併拿了東西，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，直送劉姥姥上車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第三次進榮國府

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

※劉姥姥聽說賈母去世，賈家被抄，進城探視。臥病在床的王熙鳳自覺已撐不下去，便把女兒巧姐託付給劉姥姥。

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，見人少了，更加混說起來，唬得眾人發怔，就有兩個女人攙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，說一回，哭一回，有時爬在地下叫饒，說：「打殺我了！紅鬍子的老爺，我再不敢了。」有時雙手合著，也是叫疼。眼睛凸出，嘴裡鮮血直流，頭髮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

那時又將天晚，趙姨娘的聲音只管啞起來了，居然鬼嚎一般。無人敢在他跟前，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。趙姨娘一時死去，隔了些時，又回過來，整整的鬧了一夜。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語，只裝鬼臉，自己拿手撕開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。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，其痛苦之狀，實在難堪。

正在危急，大夫來了，也不敢診脈，只囑咐：「辦理後事罷。」說了，起身就走。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：「請老爺看看脈，小的好回稟家主。」那大夫用手一摸，已無脈息。賈環聽了，然後大哭起來。眾人只顧賈環，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腳死在炕上。只有周姨娘心裡苦楚，想到：「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！況他還有兒子的；我將來死的時候，還不知怎樣呢！」於是反倒悲切。

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。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，陪著環兒住了三天，一同回來。那人去了，這裡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，被陰司裡拷打死了。又說是「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，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？」

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，甚是著急，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。況且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，本來事也多，竟像不與他相干的。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，又兼著邢、王二夫人回家幾日，只打發人來問問，並不親身來看。鳳姐心裡更加悲苦。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。鳳姐此時只求速死，心裡一想，邪魔悉至。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，漸近床前，說：「姐姐，許久的不見了！做妹妹的想念的很，要見不能，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。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，咱們的二爺糊塗，也不領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，把他的前程丟了，叫他如今見不得人。我替姐姐氣不平！」鳳姐恍惚說道：「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，妹妹不念舊惡，還來瞧我！」平兒在旁聽見，說道：「奶奶說什麼？」鳳姐一時甦醒，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來索命。被平兒叫醒，心裡害怕，又不肯說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我神魂不定，想是說夢話。給我捶捶。」

平兒上去捶著，見個小丫頭子進來，說是劉姥姥來了，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。平兒急忙下來，說：「在那裡呢？」小丫頭子說：「他不敢就進來，還聽奶奶的示下。」平兒聽了點頭，想鳳姐病裡必是懶怠見人，便說道：「奶奶現在養神呢，暫且叫他等著。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？」小丫頭子說道：「他們問過了，沒有事。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沒有報，才來遲了。」小丫頭子說著，鳳姐聽見，便叫「平兒，你來。人家好心來瞧，不可冷淡了人家。你去請劉姥姥進來，我和他說說話兒。」平兒只得出來請劉姥姥這裡坐。

鳳姐剛要合眼，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，就像要上炕似的。鳳姐急忙便叫平兒，說：「那裡來了一個男人，跑到這裡來了！」連叫兩聲，只見豐兒、小紅趕來，說：「奶奶要什麼？」鳳姐睜眼一瞧，不見有人，心裡明白，不肯說出來，便問豐兒道：「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？」豐兒道：「不是奶奶叫去請劉姥姥去了麼？」

鳳姐定了一會神，也不言語。只見平兒同劉姥姥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，說：「我們姑奶奶在那裡？」平兒引到炕邊，劉姥姥便說：「請姑奶奶安。」鳳姐睜眼一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說：「姥姥，你好？怎麼這時候才來？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！」劉姥姥看著鳳姐骨瘦如柴，神情恍惚，心裡也就悲慘起來，說：「我的奶奶！怎麼這幾個月不見，就病到這個分兒？——我糊塗的要死，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！」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，青兒只是笑。鳳姐看了，倒也十分喜歡，便叫小紅招呼著。劉姥姥道：「我們屯鄉裡的人，不會病的，若一病了，就要求神許願，從不知道吃藥的。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麼了罷？」

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，便在背地裡扯他。劉姥姥會意，便不言語了。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，扎掙著說：「姥姥！你是有年紀的人，說的不錯。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，你知道麼？」劉姥姥詫異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？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那怕什麼？他還有老爺太太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姑娘，你那裡知道？不好死了，是親生的；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！」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眾人都來勸解。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，便走到炕前，用手拉著鳳姐的手，也哭起來。鳳姐一面哭著，道：

「你見過了姥姥了沒有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沒有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，就和乾媽一樣，你給他請個安。」

巧姐兒便走到跟前，劉姥姥忙著拉著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要折殺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來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，我還小呢，前年你來，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蠅蠅兒，你也沒有給我，必是忘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老糊塗了。若說蠅蠅兒，我們屯裡多得很，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，若去了，要一車也容易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然，你帶了他去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娘這樣千金貴體，綾羅裹大了的，吃的是好東西，到了我們那裡，我拿什麼哄他頑，拿什麼給他吃呢？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。」說著，自己還笑，因說：「那麼著，我給姑娘做個媒罷。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，也有大財主人家，幾千頃地，幾百牲口，銀子錢亦不少，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，有玉的。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。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，也算是天上的人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說去，我願意就給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是頑話兒罷咧。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，只怕還不肯給，那裡肯給莊家人？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頭太太們也不給。」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，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。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，漸漸的就熟起來了。

這裡平兒恐劉姥姥話多，攪煩了鳳姐，便拉了劉姥姥說：「你提起太太來，你還沒有過去呢。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，也不枉來這一趟。」劉姥姥便要走。鳳姐道：「忙什麼？你坐下，我問你：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？」劉姥姥千恩萬謝的說道：「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」，說著，指著青兒說：「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。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，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種些菜蔬瓜果，一年賣的錢也不少，盡夠他們嚼吃的了。這兩年，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，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。阿彌陀佛！前日他老子進城，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，我就幾乎唬殺了；虧得又有人說，不是這裡，我才放心。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升了，我又喜歡，就要來道喜，為的是滿地的莊稼，來不得。昨日又聽說老太太沒有了，我在地裡打豆子，聽見了這話，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，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。我合女婿說：『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不管真話謊話，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！』我的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，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，今兒天沒亮，就趕著我進城來了。我也不認得一個人，沒有地方打聽，一徑來到後門，見是鬥神都糊了，我這一唬又不小。進了門，找周嫂子，再找不著，撞見一個小姑娘，說：『周嫂子得了不是，攆出去了。』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遇見了個熟人，才得進來。不打量姑奶奶也是那麼病！」說著，又掉下淚來。

平兒等著，急也不等他說完，拉著就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說了半天，口也乾了，咱們喝碗茶去罷。」拉著劉姥姥到下房坐著，青兒在巧姐兒那邊。劉姥姥道：「茶倒不要。好姑娘，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，哭哭老太太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不用忙，今兒也趕不出城去了。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，招的我們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來的。你別思量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姑娘，這是多心，我也知道。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你瞧去妨礙不妨礙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說是罪過：我瞧著不好。」

正說著，又聽鳳姐叫呢。平兒及到床前，鳳姐又不言語了。平兒正問豐兒，賈璉進來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語，走到裡間，氣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進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噉噉的說些什麼。回來，賈璉叫平兒來問道：「奶奶不吃藥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吃藥。怎麼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麼？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。」

平兒見賈璉有氣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。鳳姐不言語，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。賈璉道：「有鬼叫你嗎？你擱著叫誰拿呢？」平兒忍氣打開，取了鑰匙，開了櫃子，便問道：「拿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咱們有什麼嗎？」平兒氣得哭道：「有話明白說，人死了也願意！」賈璉道：「這還要說麼？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；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，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，你說有麼？外頭拉的賬不開發，使得麼？誰叫我應這個名兒！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。你不依麼？」

平兒聽了，一句不言語，將櫃裡東西搬出。只見小紅過來，說：「平姐姐快走！奶奶不好呢！」平兒也顧不得賈璉，急忙過來，見鳳姐用手空抓，平兒用手攥著哭叫。賈璉也過來一瞧，把腳一跺道：「若是這樣，是要我的命了。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豐兒進來說：「外頭找二爺呢。」賈璉只得出去。

這裡鳳姐愈加不好，豐兒等不免哭起來。巧姐聽見趕來。劉姥姥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裡念佛，搗了些鬼，果然鳳姐好些。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，也過來了，先見鳳姐安靜些，心下略放心，見了劉姥姥，便說：「劉姥姥，你好？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劉姥姥便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不及細說，只言鳳姐的病，講究了半天，彩雲進來說：「老爺請太太呢。」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，便過去了。

鳳姐鬧了一回，此時又覺清楚些，見劉姥姥在這裡，心裡信他求神禱告，便把豐兒等支開，叫劉姥姥坐在床前，告訴他心神不寧，如見鬼怪的樣子。劉姥姥便說：「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，什麼廟有感應。」鳳姐道：「求你替我禱告，要用供獻的銀錢，我有。」便在手腕上褪下一支金鐲子來交給他。劉姥姥道：「姑奶奶，不用那個。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，好了，花上幾百錢就是了，那用這些？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許願。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，自己去花罷。」鳳姐明知劉姥姥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強，只得留下，說：「姥姥，我的命交給你！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，也交給你。」劉姥姥順口答應，便說：「這麼著，我看天氣尚早，還趕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兒姑奶奶好了，再請還願去。」

鳳姐因被眾冤魂纏繞害怕，巴不得他就去，便說：「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穩睡一覺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孫女兒，叫他在這裡住下罷。」劉姥姥道：「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，沒的在這裡打嘴。我帶他去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就是多心了。既是咱們一家，這怕什麼？雖說我們窮了，多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。」劉姥姥見鳳姐真情，樂得叫青兒住幾天，又省了家裡的嚼吃。只怕青兒不肯，不如叫他來問問，若是他肯，就留下。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。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，巧姐又不願他去，青兒又願意在這裡。劉姥姥便吩咐了幾句。辭了平兒，忙忙的趕出城去。不提。